



海 涅 文 集

杨武能 主编

第二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海 沈 文 集

卷之二

四二七

卷之二

海涅文集

杨武能 主编

第二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卷首语

这一卷选收的是海涅的部分叙事诗和两部长诗。

德语的叙事诗也称叙事谣曲，最初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在海涅之前的德国作家已有使用这种样式的传统，如歌德和席勒就曾创作过不少成功的叙事谣曲，其中特别是歌德的《魔王》《渔夫》《图勒王》和《魔法师的徒弟》以及席勒的《手套》《潜水者》《人质》和《伊比库斯的仙鹤》等等，都是世代传诵的名篇。

顾名思义，传统的叙事谣曲大都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或历史典故为内容，多含有惩恶扬善的意义，其主题思想或者说寓意多半通过故事的本身体现出来。海涅的叙事诗却打破了这些陈规，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方面面都有所创新。

拿题材来说，虽多数仍取自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如《檀怀塞尔》《贝尔根的无赖》和《拉姆普西尼特》等等，然而已被诗人赋予了崭新的意义，都是或借古讽今，或“指桑骂槐”，和那些被誉为投枪匕首的时事诗一样发挥着针砭时弊的作用。除此而外，海涅的叙事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以动物为主人公，如《驴的选举》和《长耳王一世》等等，也同样采取的

是讽喻手法，具有鲜明的是非判断和现实意义。

在所有海涅的叙事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奴隶船》。它具体、生动、细腻地叙述了当时仍不曾绝迹的在海上贩运黑奴的经过，塑造了一个毫无心肝的殖民者及其麻木不仁的帮凶的典型，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惨无人道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有力的鞭笞。

至于也称《受难之花》的《为穆什而作》，不应该算作是一首叙事诗，但因乃诗人逝世前不久所唱的“天鹅之歌”，所以也就放在了最后。

对于长诗《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钱春绮和冯至两位前辈都在各自的译后记中作了深入的分析，我只稍作一点补充。

《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看似一部在欧洲文学史上已有的所谓动物史诗，如像歌德曾根据法国民间故事创作的《莱那克狐》，但其现实意义却大得多。它和上面讲的那些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叙事诗一样，都讲的是人的故事，手法同样是讽喻和讽刺。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认为完全是海涅的创新，因为在德国诗歌史里根本找不到样板，世界诗歌史上恐怕要找也难。它既非一般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为内容的叙事诗，也非长篇的史诗，而是海涅本人所擅长和独创的两三种体裁即游记和时事诗的有机结合。它既像游记似地记叙回国途中的见闻，也像时事诗似地抒发感想，批评时弊，矛头直指德意志帝国境内形形色色的反动黑暗势力，同时又描绘了美好的未来。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一部诗体的游记，一首内容极其丰富、篇幅十分

巨大的时事诗。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部长诗，不论看思想内容还是看样式风格，都不愧为“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目 录

叙事诗

- 堂拉米罗 钱春绮 译 /1
查理一世 冯至 译 /9
谒见 冯至 译 /11
檀怀塞尔 冯至 译 /15
拉姆普西尼特 钱春绮 译 /27
贝尔根的无赖 冯至 译 /31
无国的汉斯 钱春绮 译 /34
驴的选举 钱春绮 译 /38
奴隶船 冯至 译 /42
长耳王一世 钱春绮 译 /50
辛普利基西穆斯一世 钱春绮 译 /57
慈善家 钱春绮 译 /63
为穆什而作 钱春绮 译 /67

长诗

- 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1843) 钱春绮 译 /77
《阿塔·特罗尔》译后记 /199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冯至 译 /206

序言 冯至 译 /206

附录一：给卡尔·马克思的一封信 冯至 译 /338

附录二：为法文译本草拟的序言 冯至 译 /342

附录三：译者的话 冯至 译 /345

叙事诗

堂 拉 米 罗 ①

钱春绮 译

“堂娜② 克腊拉！ 堂娜克腊拉！
我热爱了多年的恋人！
你打定主意要我毁灭，
你没有一点恻隐之心。

“堂娜克腊拉！ 堂娜克腊拉！
生命的恩赐十分可爱！
在黑暗、冰冷的墓中，
那下面却是令人生畏。

① 本诗作于 1816 年 12 月，当时海涅 19 岁，在汉堡他的叔父家里爱上他的堂妹阿玛莉。这首根据民歌改作的诗抒写了他自己失恋的痛苦。

② 在西班牙语中“堂 (Don)”是对男子的尊称，“堂娜 (Donna)”是对女子的尊称。

“堂娜克腊拉！高兴吧，明天
费尔南多将在祭台前
恭迎你做他的妻子——
你可邀请我参加婚礼？”

“堂拉米罗！堂拉米罗！
你的说话非常尖刻，
比那嘲笑我意志的
命运的判决还要尖刻。

“堂拉米罗！堂拉米罗！
摆脱你那忧郁的愁闷；
世间的姑娘真多得很，
天主却让我们离分。

“堂拉米罗，你很勇敢，
你战胜过许多摩尔人，
现在请你克制自己——
明天请来参加婚礼。”

“堂娜克腊拉！堂娜克腊拉！
我对你发誓，我一定来！
我要跟你跳一次轮舞；——
祝你晚安，我明天再来。”

“晚安！”——窗子砰然关上。

拉米罗站在窗下叹息，
他又呆呆地站了多时；
最后在黑暗中消失。——

经过长久的搏斗，最后
黑夜终于让位给白天；
多勒多①展开一幅美景。
好像万紫千红的花园。

那些豪华的建筑和宫殿
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
巍峨的教堂的圆形屋顶，
壮丽得像镀过金一样。

庆贺的钟声丁丁当当，
仿佛一群蜜蜂在飞鸣，
从庄严的教堂里面
传出悦耳的唱诗的声音。

可是那边，你瞧！你瞧！
从那市场小教堂里，
拥出各色各样的人群，
熙熙攘攘，拥拥挤挤。

① 西班牙中部的名城。

堂堂的骑士，漂亮的妇女，
盛装耀眼的宫廷侍臣，
响亮的钟声当当高鸣，
夹着呜呜的风琴之声。

而在那肃敬让道的
人群之中，走着一对
服饰华丽的年轻夫妇，
堂娜克腊拉，堂费尔南多。

拥挤的人群熙熙攘攘，
一直拥到新郎的宫门；
在那儿开始新婚大礼，
按照古制，豪华万分。

骑士的比武，快活的酒宴，
在欢呼声中交替举行，
时间过得十分迅速，
不久就看到夜色降临。

参加婚礼的那些来宾，
都聚集在大厅上跳舞；
他们各色的华丽服装，
在灯光下闪闪夺目。

在高高放着的椅子上面，

新娘和新郎双双就座，
堂娜克腊拉，堂费尔南多，
他俩在那儿亲密地交谈。

盛装的人群在大厅里
像潮水般快乐地晃荡，
只听到铜鼓不断地敲，
喇叭也在愉快地高奏。

“美丽的新娘，你为什么
把你的眼睛总是朝着
那边大厅角落里张望？”
骑士惊奇地如此发问。

“堂费尔南多，你没看见
那边穿黑外套的男子？”
骑士微笑着亲切地说道：
“啊！那不过是一个黑影。”

那个黑影却走了过来，
是个穿外套的男子；
一眼认出他是拉米罗，
克腊拉红着脸向他招呼。

那时跳舞已经开始，
在华尔兹舞圈之中，

舞伴们快乐地旋转，
地板轰轰隆隆地震动。

“堂拉米罗，我确实是
非常高兴跟你跳舞。
可是你却不该穿这
漆黑的外套前来此地。”

露出刺人的呆呆的目光，
拉米罗瞅着那位丽人，
他抱着她凄然说道：
“你应当说，我应当前来！”

于是他们这一对舞伴
挤入狂乱的舞队之中，
只听到铜鼓不断地敲，
喇叭也在愉快地高奏。

“你的面颊多么苍白！”
克腊拉低语着，战战兢兢。
“你应当说，我应当前来！”
拉米罗的音调很低沉。

大厅里面潮涌的人群
震得烛火闪闪动摇；
只听到铜鼓不断地敲，

喇叭也在愉快地高奏。

“你的双手多么冰冷！”

克腊拉低语着，直打哆嗦。

“你应当说，我应当前来！”

他们挤进了人潮之中。

“放开我，放开我！堂拉米罗！

你嘴里有死尸的气味！”

他重复着阴沉的话语：

“你应当说，我应当前来！”

地板上面烟雾腾腾，

小提琴、中提琴，乐声悠扬；

大家都觉得头昏脑涨，

好像中了魔术一样。

“放开我，放开我！堂拉米罗！”

人群中不断传来了哭声。

堂拉米罗总是在说：

“你应当说，我应当前来！”

“不管怎样，请你走吧！”

克腊拉回答得非常坚决；

她这句话刚刚说完，

拉米罗已经消逝不见。

克腊拉呆呆地面无人色，
瑟瑟发抖，眼前昏黑；
她的清晖被一阵晕眩
带往黑暗沉沉的世界。

朦胧的睡意终于消去，
她终于睁开她的眼睑；
可是惊恐又要使她
重新闭上可爱的眼睛。

那时跳舞又已开始，
她没离开她的座位，
她还坐在新郎身边，
骑士关心地向她垂问：

“你的脸色为何发白？
你的眼睛为何如此阴沉？——”
“拉米罗呢？——”克腊拉结结巴巴，
恐怖使她的舌头发硬。

这时，新郎的额头上面
出现深深的严肃的皱纹：
“夫人，别打听凄惨的消息——
今天中午拉米罗死了。”

查理一世^① (1846)

冯 至 译

国王忧郁地独自一人
坐在林中炭夫的小屋里；
他坐在炭夫孩子的摇篮旁
单调地唱着催眠的歌曲：

“哀啊波派^②，什么在草里响？
那是羊在棚里咩咩地叫——
你在你的额上带着标记，
睡眠里你这样可怕地微笑。

“哀啊波派，猫儿是死了——
你在你的额上带着标记——
你将成为一个男子，挥动板斧，
林中的檞树已经在战栗。

“旧日的炭夫的信仰消逝了，

① 英王查理一世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于 1649 年被处死刑。这首诗用歌谣体写封建国王甚至在一个睡着的劳动人民的孩子面前，也感到自己必然的灭亡。

② 哀啊波派，催眠歌里常常用的感叹词“Eiapoepia”的译音。